



植物志  
BOTANY

“兼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诗意中，我意乱情迷；芦岸边，我投怀送抱；月光下，我天马行空。一本《诗经》夯实了我前世情感的根基，丰富我今生的爱憎。

曾经的梦境中，四目相对，温情舒畅，依依难舍，伊人的怀抱中躺着幸福满满的芦苇花和温暖清新的蒲草。然后，驭风飞翔，顾盼生情。

睁开眼睛来，我所看到的，除了父母和小木船，就是这亲切和善的蒲草和芦苇。它深刻地改变着我的命运，抒写着我的深情。

有水的地方，蒲草就会探出稚嫩的头颅；有荡的地方，就会挤满蒲草茂盛的族群。它们千姿百态，柔情万种，随遇而安，逐水而居。与芦苇称兄道弟，和荷叶心照不宣。你随时随地可以向它索取一些东西，它似乎都会慷慨解囊、无私相助。春花夏实，夏花秋实，一年四季硕果累累。我们采摘过它夏天的花朵——那贵如金的金盏花。

它有着黄金般的光泽。再通过太阳的暴晒和细筛子的选择，它会更细腻、更柔软、更金黄。最后，把它送到了农贸市场，换来新崭崭的钱，温暖着那些贫寒而又饥饿的日子。

秋天，蒲草浑身湿漉漉地爬上岸，急着站在长满阳光的田埂上晒几天金灿灿的

太阳，喝饱温暖芬芳的阳光，然后心满意足地躺进属于它们自己的粮仓。绿草荡畔有许多人家，稻谷的粮仓常常在屋后，蒲草的“粮仓”往往在屋前。如果没有这两个“粮仓”，就是村里真正的穷人和懒汉，让人笑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
小时候的我认为，蒲包是地地道道的坏蛋：它无情地剥削我早晨金色的阳光，压榨我午后昏昏欲睡的时光，打劫我如水月光下的童谣。现在看来，它成就我们的一切：上学的新书包，春节穿的新衣裳，风不透雨不漏的砖瓦房……如果哪家突发变故，蒲包会冲在最前面。村里人家，送蒲草的送蒲草，派编织能手的派编织能手。每一户的庆祝也都有蒲包的身影，每一场喜事都散发出蒲包的体香，每一桩美满的姻缘都有蒲包的故事。

村里有位大文人，写了一篇《小蒲包 大文章》，居然登上报纸头条。一时间，中心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寨村、人人向往的模范村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蒲草、蒲包的身影在人间渐渐淡出。可我在夜深人静时仍时常情不自禁地轻轻抚摸着它的美好和传奇。月光下，空气里弥漫着草荡的气息，散发出蒲草的体香。一群小孩，跳起皮筋，唱起童谣：“穷蒲包，哭蒲包；小蒲包，赛元宝；大寨村，上头条；娃娃多，日子好；男娃多，淘气包……”

梦中，我时常陶醉在童谣中。



新书场  
FRESH

吴苏蓉送我一本地她的旧体诗和摄影合集的《水成集》。

看到书名，脑海里就跳出“水韵天成”四个字。网络搜索一下才知道，“水韵天成”并不是字典词典收录的成语，却是屡屡被开发商们挂在楼盘上的广告。尽管如此，我不觉得沮丧，只能钦佩开发商文化底蕴了得，有文化底蕴的开发商人文素养应该不会差，开出的楼盘也定是少有赚黑心钱的。

我没有当面问小吴这“水成”是不是“水韵天成”，但我武断地就把她定性为水韵天成。这水，或许是四溟的遗民，或许是雪山的迁客，或许是某个青峰传情的泪珠，或许是上苍怜悯生灵播散的甘露……她们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汇聚在这里：风过吹皱，云过留影，数过雁行，默存离语，方今达到韵致无穷！

二十年光阴低砺，55首诗，每首诗下面附有一段简略的缘起解说，97张自拍的图片，100页稍微出点头，构成了吴苏蓉的这本《水成集》。

这些让我无端地想起童年时经常亲眼看到蝉正在从蛹里蜕变，想来那蝉蜕变有个过程，好像也很痛苦，但蜕变出来后，只需不长时间，那蝉的成虫就会鸣笛远飞；如果我们善意地做个“助产士”，帮助它们从蛹里剥出成虫，那蝉的成虫就会畸形，飞不起来，更不会鸣叫。“天成”，真的是有道理。

作文写诗乃至于摄影也得顺“天成”之道吧？读小吴的诗，看小吴的摄影作品，就会想到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”，客观的景象总会与她的主观的情思产生微妙的律动，然后经过琴心夹杂匠心的梳理，绣娘妙手的组合，最后圆润地呈现。所以，这里的诗大多是婉婉的，灵动的，有出水芙蓉的清

丽，有柳枝摇曳的韵致，有云朵阅江的飘逸，有山泉入溪的清亮……一句话，是美的，美的不仅是外表的华丽，更有内在的慧致！

试举两例——  
文渠  
山非在此水流分，  
暮落生金池窄深。  
雨后推香清矮院，  
篱边吐绿淡泥昏。  
石桥丈许伸长路，  
细柳千条系远堤。  
晚踏黄阶淘净去，  
归途渐被暖风迷。

这就是小吴家门口的文渠，也是她经常奉母之命蒯拖把的小渠，夕照，雨后，矮院，篱笆，石桥，柳树等等，都是寻常景，寻常景，可是一经诗家的裁剪补缀，输以情感的濡润，便是一幅唯美的画，便是一段水灵灵的唯美意境。

记五泄漂流  
屏刀燕尾送流波，  
力毕声嘶两相磨。  
纵爱凉风浮碧洗，  
神魂尽泄谷中河。

那次在浙东的五泄漂景区，我也厕身其间，感觉就是刺激，当然也有点魂飞魄散的体验。但是小吴却觉得不如蹭着水走过好，估计这感觉也是独特的。可是那么大的落差，你能蹭得过来吗？所以别看这文静静的小女子，内心有多么的强大，可这些不是咄咄逼人的炫出，而是轻描淡写地低吟！

读这本《水成集》，不累人。书原本不厚，捧着轻松；每篇不长，无须花费整段时间；独立成篇，没有连续剧的情节牵挂，可以随时捧起，随手放下；更没有险象环生的血腥，让你毛骨悚然。感谢小吴，为我们奉献出这本《水成集》。

### 蒲草情

陈秀荣



枕畔诗  
POEM

### 诗二首

钱爱花

#### 这个春天

这个春天  
或许就是一味中药  
我多年的旧伤  
你只需栽下一株梨树  
便让那个春天  
和春天里的爱情复活

这个春天  
或许是一阙词  
我吟唱着风花雪月  
满园春色里采摘  
一瓣杏花 一瓣海棠  
点点花雨里 风轻云淡

这个春天里  
注定要看到花落  
她们 安详地在泥土里入梦  
那个养花人 才开始清唱

#### 我与你的春天

风 吹落的花瓣  
一定是多年前  
我发际飘落的那一朵  
那时 我们一起走进青石板的深巷  
薛苔记录下我们青葱的岁月  
杏花 开成多雨的江南  
一树一树地盛开  
像一场爱情的开始  
我还没来得及伸出虔诚的双手  
却被时光吹得很远

春归何处？  
寂寞无行路。  
若有人知春去处，  
唤取归来同住。  
春无踪迹谁知？  
除非问取黄鹂。  
百啭无人能解，  
因风飞过蔷薇。  
——宋·黄庭坚



同坐轩  
SHARE

## 春来草木知

朱天明

经过了漫长的冬眠，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与窗对视。阳光也刚苏醒，懒洋洋的。

打个招呼吧！风殷勤地做起了信使，带着湖的生命躁动轻轻地敲着窗，“嗒嗒……嗒嗒……”声音似有若无。

春天真的来了吗？人们将信将疑，走出家门，走近草木一瞧：嫩绿、嫩绿、淡绿、粉绿……草木知道春天的到来。

枸杞的春芽不知是在哪一缕春风的轻拂下萌动的。灰绿色的梗透着淡淡的紫，嫩生生的叶子绿得发亮。拣嫩头掐，水滴滴的，咔嚓有声，清香漫溢。沿着湖边走一小段，就是半篮子。转身回家，洗净，置铁锅上翻炒，铁铲三拨两拨，一堆枸杞头，只能炒一小盘，水分全沥出了。

汪曾祺在《故乡的食物》中回忆枸杞头：“是容易采到的。偶尔也有进城的乡村的女孩子采了，放在竹篮里叫卖：‘枸杞头来……’那滋味，也只能说‘极清香’。春天吃枸杞头，云可以清火，如北方人吃苣荬菜一样。”汪曾祺的故乡高邮离淮安很近，他曾在淮安中学借读过一个学期，淮安也算是他的第二故乡。

枸杞头是淮安人春天餐桌上的常客，除了清火，还可明目。

春吃嫩头，秋吃果。掐断的枸杞嫩芽头，并不影响日后枸杞的生长，它反而会会长出更多枝条，结出更多枸杞子，红彤彤的，如同一串串珍珠玛瑙，鲜艳欲滴。

等月湖里的蒲尖齐刷刷地钻出湖面，蒲菜柔曼清香的味道就开始飘香在寻常人家的餐桌上了。

蒲菜是香蒲根部的茎芽，所以又名蒲芽、蒲笋。在淮安，尤以月湖天妃宫一带的蒲菜最佳。这里池浅淤深，水质优良，所产的蒲菜茎粗白长，壮而不老，深受食客推崇。

淮安人称蒲菜时，中间加了个“儿”字，叫蒲儿菜，如呼乳名。从中不难看出，淮安人对蒲菜的喜爱。文化馆的一位同志创作了一首歌曲，歌词写得很好：“蒲清清哎，蒲婷婷，秀姑卷袖采蒲芯……”当然，歌曲是经过创作者艺术加工的，真正的采蒲并不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柔美，相反它充满了一种粗犷阳刚之美。天一放亮，七八个汉子口衔采蒲刀潜入水中。采蒲刀是特制的，长仅三四寸，状若半月。采蒲时，刀夹在右手

食指与中指之间，对准探寻好的蒲根，用拇指一推，“啪”，随即蒲便漂上了水面。采蒲很有些讲究，蒲根不能采得太浅，否则上岸后剥出来的蒲菜就不完整；也不能采得太深，否则会破坏蒲的根基，以后这根蒲就不会再长了。蒲的生长有点像韭菜，割完一茬，来年还会再长。

将采好的蒲用蒲叶扎成捆拖上岸，没点力气是不行的。继而是用斫刀将蒲叶与蒲根分开，蒲叶随手丢到一旁，等晒干后可以编蒲包、蒲扇、蒲团……而蒲根部那一截就需要“秀姑卷袖”了，如同剥笋般一层层剥着蒲根，至少剥掉十五六层皮，色白如雪，形似玉簪的茎芽才会现入眼帘，这便是蒲儿菜了。

蒲儿菜的烹调方法很多，炆、炒、烧、炖、煮、焖皆宜。尽管烹法各异，但那份清香之味却直指人心。淮安蒲菜的佳偶，除了蒲菜肉圆、蒲菜斩肉、鸡粥蒲菜外，最有名的当数开洋蒲菜。它是将红色虾仁配一段段排列整齐的蒲儿菜，虾仁如将帅，蒲儿菜如列兵，不但赏心悦目，其味亦鲜美爽口，清香嫩滑。

作为一个在汉字里讨生活的人，我常常感慨于汉字的精深与古人的智慧。譬如柳，谐音留，它不仅由此产生了“折柳赠别”和“折柳寄远”的风俗，更绵延出中国古典诗词中经典的文学意向。“杨柳织别愁，千条万条丝。”“留却一支河畔柳，明朝犹有远行人。”“柳阴直，烟里丝丝弄碧。隋堤上、曾见几番，拂水飘绵送行色。”……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，缘“柳”抒发离愁别绪的作品车载斗量，不可胜数。那无边的柳色，碧绿的枝条，如雪的飞絮，无不契合着人间的离情与忧伤。

而对于淮安而言，这个“柳色新”的季节浸满了相思与怀念。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在时空流转中，永远如同柳芽般鲜亮！我曾在一首歌中写道：“待渡亭前柳依依，扬帆远航少年郎，这一别，山高水长。”他少小离家，老大未回。是不爱自己的家乡吗？非也。他曾经满怀深情地说：“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他的家乡的！”他心中装着国家人民，把爱播撒在祖国大地，是比天空更辽阔、比大海更深远的家国情怀。

如果一株柳树就是一曲骊歌，那么三月里这座运河畔的古城会是一场怎样的歌会？



樱花簇拥鸟翻飞 □ 赵启瑞 摄影

